

我在古巴也曾闻过西班牙语的笑话。我那次为了去古巴休假，提前突击听了二十多盘西班牙语磁带，并发誓在古巴将所有磁带上听来的语言都应用一遍。

在一周时间内。那个旅游团里有一对波兰籍的夫妇，会讲英文；丈夫酷爱艺术，却根本不懂艺术。

一次他去哈瓦那游城，在一家店里看上了一件“珍奇”的艺术品，但由于当时不会讲西班牙语，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旅游车回到了旅馆。

这时他在众人中发现了号称会讲西班牙语的我。于是我在他一再的请求下跟他徒步回到哈瓦那，去再次议购那件“珍奇”的艺术品。

但当我们来到那家商店时，那件艺术品已不翼而飞了。

这下急坏了那位波兰籍丈夫。他一再向女售货员询问那件艺术品的下落——通过本人的西班牙语磁带的嘴。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指的是哪一件艺术品，但我必须帮他解释清楚。

波兰丈夫左比画不通，右比画也不通，最后他急得满头大汗，对着那位年轻的女同志做了一个十分下流的动作。

我原以为那位女同志看到他那个动作后会恼羞成怒，会叫古巴警察，万没想到她看了以后一下恍然大悟，迅速跑到店内的贮藏室，将那件“珍品”抱了出来。

我一看就傻了，原来那是一件几乎与女性生殖器官完全雷同的“艺术”造型。

那的确是一件“珍奇”的艺术品。波兰朋友兴奋地指着那件艺术品，让我用西班牙语与“女同志”讨价还价。

我说那还过什么，这件东西根本“无价”。其实我是羞于用本是从磁带里听来的西班牙语，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那样一件“艺术品”，指手画脚地大谈特谈它的价格。

那纯属丢人现眼。

那是二十盘磁带够用的吗？而且冒着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

那天日头西落的时辰我终于完成了艰巨的翻译工作，踏着徐徐海风吹拂下椰树的影子，陪着我的波兰朋友步履艰难地走回了下榻的酒店。

只见他穿着裤衩和汗衫，脸面通红，汗流浹背，怀中抱着那件没经包装的（古巴缺纸）瓷制“艺术珍品”。

常言道，离家30里，就是外乡人。但对我这个远离故乡何止30里的人来讲，本能远远没有什么改变。身居外乡50多年，除了适应工作、生活、风俗之外，对家乡的惦记、思念、回味几乎是我思维方式和写作资源的总和。我的诗歌、小说、散文无处不有家乡的印迹和影子，因此，我要对《兴安踪影》多说几句絮繁的话。

### 时不我待，许久的决意不能再拖延

人生不外乎几经喜怒哀乐这些感情和情绪，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感受在不断地深化着，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记忆的幼小时候开始，每逢正月十五元宵时，父亲和亲戚们就给我讲旬阳“一·一五”大屠杀的惨烈场面。一夜之间，十几名共产党员人和进步人士被枪杀，过了五六天抓住了一名叫李兆众的，严刑拷打，背洋油箱子游街示众，即便如此，他什么也没承认。小时一听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大了再一听是愤怒伤痛。在初中临毕业时，我通过我班的一位同学的父亲，从档案馆借阅少部分资料和旬阳县县长施德广发布的“剿杀”共产党的布告，准备写一篇小说，因我父亲去世，加之我要高中考试就搁下了。后来我就当兵了。1973年，部队支衣，我便到安康建民公社联合大队支衣一年。在这里，我听到了恒口枪枪和武装暴动、何济周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围剿北山土匪的故事。当时萌发将旬阳和安康暴动串起来写一部作品的想法，反复思考又觉得素材有些统一不起来，也就未动笔。1984年4月，我到紫阳工作时，又了解到当年中共安康地委设在芭蕉小学并遭到破坏的有关资料，有所动意，但仍未能如愿。这一一晃就是20多年，但是那些人物、事件在心里储存着、惦记着，一直没有搁下，而且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是先辈和先烈们的牺牲精神在调整一个后来人的心理状态和雕镂不为人知的心理形象。到了2012年上半年，我在撰写100篇《中华谋略》系列小说时，突然感觉到时间的紧张和危急，毅然决然地丢下此稿和正在整理的第五部诗集《白石烂》和散文集《橙子情——站在诗行里的记忆》文稿。回归往事，尽心竭力地完成最初的意愿，书写一部家乡地下党发展壮大、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记叙性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我写这部书是适逢其时，正是在退休之后。但是如前所述，我要写这部书的时候与开始萌发的心事已相隔50多年。其实，那些曲折的路程，艰苦的磨炼，英勇的战斗，悲壮的故事，蕴藏在我心中已70年有余。

细细地琢磨起来，这是一个受折磨的过程，在折磨中不断得到安慰，也有几时工作和写作的冲撞，才算得上是成熟，但这一成熟却在耄耋之年。即就到了这个年纪，也算不得老练，依然故我，只把1938年2月至1941年10月间故乡的斗争历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写在纸上，是缅怀，又是激励的文字。

### 云蒸霞蔚，在寻访当年踪迹中激发写作情感

单凭多年积累的素材是不够的，有写作的冲动也是不完整的，必须进行采访和实地的考察，才会发现新的素材、新的人物、新的事件，使自己的冲动面对历史的古迹和英雄们的浩气再一次进行淬火。于是离开西安一脚踩到故乡，一路行过汉滨区、紫阳县、旬阳县、汉阴县、石泉县和镇安县，回到了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怀抱。秦巴山云雾蒸腾，彩霞翻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林海绿茵，城乡繁荣。在这颇为壮观的绚丽多彩的风景中，查阅档案资料，考察事发实地，走访民间传说，座谈事件详情，这不仅深化了不脱离历史的想象力，而且促使我有信心走进书写那个时代的一个大命题的门槛。推开这座房屋的大门，眼前豁然开朗，纹理、脉络、炽烈、质感，跃然而起。我不禁想到，这一步没有白走，不然怎能取精用弘，挖掘出那么多的最有价值的写作素材呢！更令人感慨的是，由于我们先辈们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才使我们今天的风景那样壮丽啊！

由于是以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秦巴山区发展、建立党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它的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地域宽阔，牵扯人物众多，意外事件连发，所以又对原陕西省委、关中分区、红二十五军与陕鄂二旅交战所在地进行考察，又参观了西安八

### ■书 摘

# 《妈妈的舌头》

□齐一民

旅馆门前站着他那眼巴巴等着他回归的波兰太太，当他太太的目光落到那件抱在他怀中的“艺术品”时……

以上是一件真实的故事，是我当多种语言翻译的有趣的经历之一。

任何人最初学习语言时，都会感到枯燥被动，其乐趣最早始于能够应用的那一天。那一天使以往付出的全部劳动都得以回报。

学习语言的最初目的都是功利性的。是语言后面的文化，以及文字中显露出的文明的诱惑力，使我由为找工作糊口而学习语言，一变而为去拥抱语言、去追求涉猎语言的乐趣。学习语言的超极快感来自于用语言去触摸潜藏其下某一文明核心的那一瞬间！若不懂得某一民族的语言，想去理解与之相应的文明的本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去异地出差、旅游之前，都要了解一下那个地方的语言。哪怕是听几盒磁带，或上一两门课，或是买一本字典，或是学几句问候的话……那样，在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一定会对那种文化和文明有一番原汁原味的理解，一番切肤的感觉，一分景仰，一分谦虚。因为从你企图学习某一民族语言的那一刻起，你已甘拜讲那种语言的民族为师了，你已经准备侧耳恭听了，你已经成了牙牙学语的幼儿了。你不得不谦虚。而人一旦谦虚了还愁学不到东西吗，人学到了东西之后还愁不能自强吗？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愿学别国语言的民族总是更谦逊的，但谦逊不等于无知，更不等于弱小；恰恰相反，只有谦逊才能强大。

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总是比较谦逊，因为中国人想学English，想学美国人说话。只要中国人想练abcd，美国人便自然成了老师；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无知弱小，中国人用abcd将美国人会的东西全都拷贝了过来。

美国人大多无心去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相反总是乐于在与别人讲话时站在口语教师的地

位指手画脚，但殊不知，正因如此，才反衬出美国人的无知。美国人的无知表现为人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而他们却无法探知对手肚子里的弯弯绕。

总而言之，在没有搞懂一个民族的语言之前，任何人都无权也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做出合理的、正确的评价，即使评价了，也是盲目的和主观的；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必须先去学习她的语言。

我听任何一种语言都如听音乐。当一个人已经能将语言当做音乐来听的时候，学习语言已经进入享受的境界了。

我听上海话如听越剧；我听北京话如听评书；我听德文如听贝多芬；我听俄文如听《伏尔加船夫曲》……

天津话如海味；四川话如川菜；河北话如梆子；广东话如狂舞的银蛇，还有仿佛对着你的耳朵天天轻轻地说“爱你”的法语……

语言中有韵律，有拍节，有节奏，有文化，有喜怒哀乐，有丰富的生活底蕴；有风有雨，有雷鸣电闪，有歌有舞，有上苍的启示，有人类的叹息，有生命……

语言绝不仅仅是abcd，绝不仅仅是一笔一画，绝不仅仅是枯燥的语法，绝不仅仅是争风吃醋、是谁讲得好坏、讲得标准不标准；语言是用来倾听人类心脏跳动的听诊器，是探子，是探知人的心声的探子。

人心有了杂音，讲话的发音也就不动听了；人心衰弱了，讲话的底气也就不足了；国家衰亡了，民族的语言就无底气无生机无生命力了。国家将灭语言将灭，国运盛语言昌，语言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喉舌，是国家和民族的发言人。

中国的国运衰了，汉字和汉语也就危了；中国转衰为盛，汉字和汉语也就起死回生。

这就是国道，也是天道；是语意，也是天意。正是“道可道，非常道”，语言之道乃民族之



道也。

我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文；我学的最后一种语言也是中文。

这本书就是为中文写的，是我学习中文的长卷心得。

用的是长年的劳作。中国人生于中文死于中文，中国人生下来听到的是父母用中文的呼唤，中国人死时听的是子女用中文的惜别。

中国人有义务写一本赞美中文的书，那也是中国人的使命。

这就是本书所做的尝试。

我是在了解过七种外国文字——尽管都是肤浅的了解——之后，才萌发写一本关于中文的书的意愿的。

我是最终通过学习外文而认知中文的。学习外文的过程是一条不归路，是一条无止境的路，但那条路的终点又是它的起点——是中文。

在学过七种外文之后我猛地回头观看与我

# 故乡深处觅踪影

□孙 扬

宝贵的历史记录，丰富了我的记忆，拓宽了我的记忆，提升了我的记忆，深化了我的记忆，改变了原想反映一两个大事件的计划，从大格局上去写陕西省委在秦巴山发展、建立、壮大党组织的斗争史，这样才能反映当时的全貌。这时候，我才完全理解什么是水涨船高了。我的理想之船，在生活的资源中漂荡起来，于是，从2012年11月26日开始扬帆启航，在自己小小书房的湖泊里航行了整整三个年头，终于在汉江的码头靠岸了。这正是雨露之所需，甘苦齐结实。

有人劝说，你把年纪了，这是何苦呢？我口头上说，是在为自己还愿，给家乡父老乡亲们还愿，更是向先烈们还愿！人家还愿是在神灵前念念有词，我的还愿是伏案书写刚劲有力的中国汉字；心里又是这样的，酸甜苦辣，苦也是一种味道，老了也得尝一尝，滋补自己的身子骨，用时髦的话讲，人在世上自始至终要活得有价值！只有劳累，心里才能产生舒坦的感觉。还有人邀我外出，我婉言说，有事呢！他们说整天爬格子不是你的正事。我想一个作家的正事是什么，就是写作，一直写作，讴歌一个时代，一生一世的文学情怀！

### 钟灵毓秀之地，造化壮美家园的大地之子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从巍峨的群山里走出了无数位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英雄，令人震撼。表现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生活和命运，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把他们身居的地域风貌、经受的残酷斗争形势，予以描写，刻画一个个不同的形象，让他们都能栩栩如生地站起来，正视天上有太阳而地上无阳光的黑暗世界。

用撷拾的那些故事，勾画出历史画卷的缩影，彰显英雄群体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必然重在梳理历史的细节，塑造英雄群体的形象。通过一系列的小细节，来支撑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反映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气势。

也许是眷念故土的缘故，也许是总想把家乡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捧给大众的奢望，不免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走山写山、过河写河、遇人写人、见事写事的美好意境，以烘托英雄们的罕世举动和豪杰行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锦绣山河。这里涉及的大小人物较多是400多人的一个群体。写作过程中用心描写每一个人的语言、性格、相貌、行为特点，力争避免千人一面的程式化、公式化、雷同化，做到千姿百态。是不是达到这样的要求，我心中也没数，请读者给予实事求是的评判。不过，我的写作态度是把握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予以升华、提高、美化、点缀，正确处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写好每一人物，每一件事，每一细节，每一传奇故事。如清同治二年（1863年）团总孙道本之孙女孙瞻山（原名婢卿），这个传奇人物则采用夸张的手法予以描写，突出女性追求解放，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对于查无实据的予以回避，如我幼时听父亲讲李兆众背着洋油箱子被敌人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我在调查和查阅资料中没有发现这一记载，也就没有描写这一细节。又如我在上初中时，听人讲一女党员是施德广的干女儿，他们来往密切，到处是流言蜚语，怀疑她是叛徒。但从我得到的材料中没有取得佐证，只有一丝线索，又无法得到证实，所以就此停笔，不再书写这段。再如张晓楨对教育有建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芭蕉事件后就变了，对这样的人物的所作所为要给予一定的描写。当然，他是不知道刘经安和刘文彬是地下党，要是知道肯定不会同意去任教，而

生命结为一体的中文，顿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世界上最美的文字竟然是最熟知的中文！

我试读俄文报刊时，根本就找不出读汉译《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流动中的沉静，因为从斯拉夫字母中根本读不出美感来；我读德文时也体味不出来阅读汉译黑格尔《美学》时的诗意，因为德文的语法结构看起来虽然严谨，却无法表现出文字直观的浪漫。以上两种文字的外观都不美，都无法使人直觉地赏心悦目。

这使我对中文的美有了反观的认识，在比较中我“比”出来了中文的美。

中文之美“水落”而“石出”了。从那以后我使用反省的目光反复推敲起中文的美感来了。

我迷上了中文——我最熟知的文字。我是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古埃及文字后才真正体味出文字本身那无与伦比的美的。

在那以前我对埃及文字没有任何感性的认识，只从书本上知道那是一种象形文字。

当我走进一个古文化展厅时，厅中四壁上书写的那些千奇百怪却美得异样、美得光彩夺目的符号们一下扑入了我的眼帘，令我目不暇接，无所适从。那些线条们实在是太美，美得实在太出乎想象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曲线以那种方式组合。那些曲线完全打破了我对曲线组合的原有概念。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神灵的再现！

我被告知那些并不是图画，而是埃及人的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它们竟是文字！它们竟是文字！

是文字，是已经消失了的文字，而且是象形的。

文字竟然能有那般的美！

我的目光从已经消失了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缓缓地、痴呆地转向我心中的方块字们——我的母语、我的“妈妈的舌头”——中文。

噫！原来它们竟也脱胎于象形文字，而且是目前世间仅存的一种……

好了，这篇文章就写到此，就让中文在沉静的美中慢慢地自我陶醉吧！

（摘自《妈妈的舌头》，齐一民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且让刘经安任教务主任并代理校长之职。还有安康保卫团团长王杰三，身为国民政府的军事要员，为营救中共安康地委组织部长刘经安和向陕北输送进步人士做了不少工作，给予许多的方便，尽管是通过关系，打不开情面而为，但在客观上总算是做了一些好事，同样给予了如实的描写。那位珠盘乡的乡长朱鹤年并不是传说中的神奇人物，身为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区分部书记，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他同两个儿子又联系一个乡保长掩护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养伤治病，并亲自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到省委。诸如此类，不一一赘述。我只想到的是，要在书中，实实在在地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不可预料，有时相逢一番壮丽的景致，会创造一种意想不到的灵感，把你的苦思冥想变为现实。这天，我们一行从安康出发去旬阳途中经过高店铺时，正是早晨八九点钟。这时候，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洒在汉江水面上，仿佛迎接我们走向大山幽境。于是，我们索性停车止步，伫立而望，弯弯曲曲的汉江在秦巴山相衔的深谷中，落拓不羁，逶迤而去，江水滔滔，波光粼粼；江中千帆竞发，川流不息；停泊岸边的采金船随波摇荡，不时传出悠扬的《采金歌》，抒发辛勤劳作的愉快心声；两岸青山上的草木葳蕤葱绿，沐浴火红朝霞，随着轻轻的微风摇曳不止；笼罩在河谷的轻纱薄雾，在晨光的照耀下，悄然散去。霎时，天地间清鲜明丽，洁净如洗，空旷辽远。这不禁让我想起《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话：“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是的，分别命令羲仲，住在东方一个山弯儿的地方，叫旸谷。他恭敬辛勤地迎接日出，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今日寻访，跨越远古羲仲的后人们的故事，描写他们为广大老百姓谋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践行共产党人的最高宗旨，使这里成为真正日出的地方！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晋时张协的诗句，让我产生了与他壮志未酬不同的人生感慨，共产党人是光明的使者，从历史的长河峡谷中走出来。我心里开阔了许多，就想这本书的题目能不能叫《旸谷岁月》。后来反复斟酌，欣然确定为《兴安踪影》，这样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 一声军号，兵马全到

我还是像当年一名士兵一样，调拨素材，调集时光，调遣精力，勇猛上阵，冲锋在前，鏖战几乎三个春夏秋冬，如今已经搁笔回营。回想起当年起步的艰难，还受到无情的冷落。但是在同志和朋友们关心下，毫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在这里，我要对帮助支持写这部作品的陕西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齐雅丽，安康作协主席张虹，紫阳县委常委、副县长严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叶飞，旬阳县档案史志局局长唐世均及周永梅，安康市文联《汉江文艺》执行主编、安康市作协副主席杨常军，安康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蒋典军，安康汉滨区档案史志办的杨汉位，《美文》杂志社副主编安黎，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王拥军，旬阳县委原调研员王国华等同志以及紫阳县档案史志局的同志，聊表谢忱。写到这里，我想到一句名言：财富多非朋友，朋友才是财富。是我的同志和朋友给我提供了那么多宝贵而有价值的资料，让我顺利地进入了写作状态。

最后我想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走上探索的路途，莫要遗忘先辈先烈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在他们精神光辉的照耀下创造美好的未来！